

卷之四

春秋經解

舊本
十二本

御製題孫覺春秋經解六韻

注疏春秋充棟夥高郵作解費研磨學從安定居名第書出

臨川罷制科

周麟之跋云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于天下

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

於貢舉者積有年其說雖未必盡然而是書為當時所重亦

可見鑿傳鄙他相佩劍翼經嘉此匪操戈諸公列國事悉具

抑伯尊王義不訛發奧依然準平正折衷要是弗偏頗邵張

珍弁今歸紀此書於宋紹興間陽羨邵輯任高郵時鑲版即

卷末識而弁之今為翰林汲古深心有足多

春秋經解

提要

且等謹案春秋經解十五卷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益其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題舉醴泉觀也覺早從胡瑗游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為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蹟公羊亦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為精深且為穀梁為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瑗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



覺此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萃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甚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要義皆注曰佚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義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三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為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即春秋經解之別名宋志既誤分為二書玉海所紀亦訛十五卷為十三卷惟書錄解題為得其真矣

春秋經解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隱公

卷三

桓公

卷四

桓公

卷五

莊公

春秋經解

目錄



卷六

莊公

卷七

閔公

卷八

僖公

卷九

文公

卷十

宣公

卷十一

成公

卷十二

襄公

卷十三

昭公

卷十四

定公

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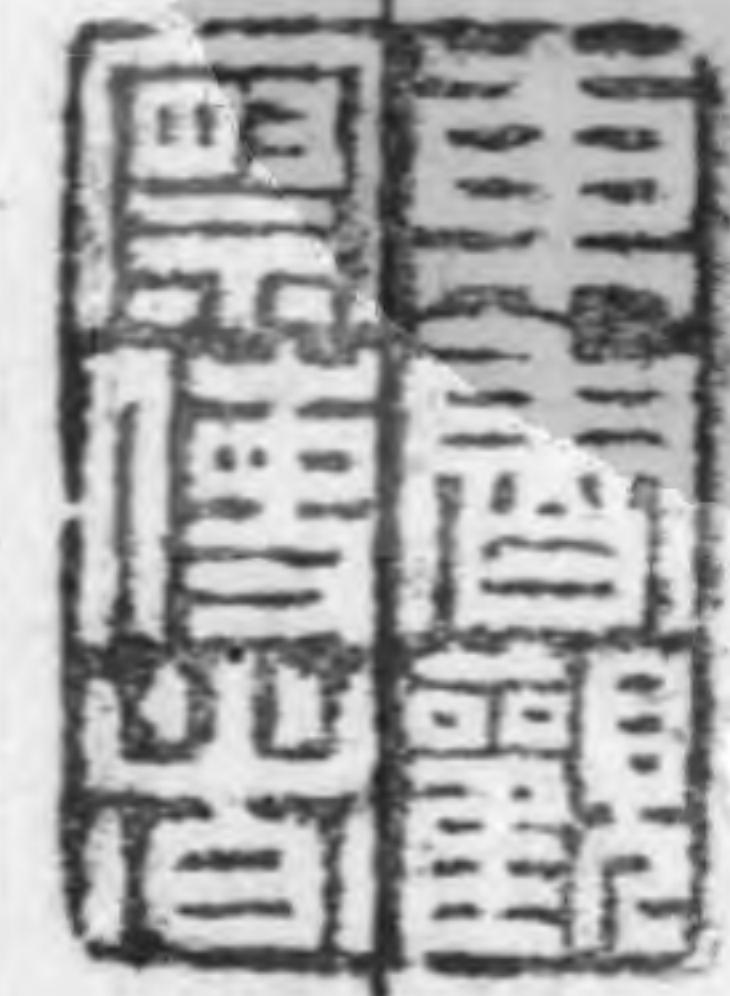
哀公

春秋經解卷一

宋孫覺撰

隱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正月者平王之正月也春秋始於平王隱公者蓋周室之衰自平王東遷之後賞罰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朝貢不至於京師秦離之詩降於國風文侯之命王言遂絕所以見周道之衰基於幽厲而成於平王也春秋於是作者以天下無王而代之賞罰也按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孝公薨惠公立四十六年惠公薨隱公立三年而王崩春秋不始於平王東遷之年與

孝公惠公之時而始於隱公者孫明復云孔子不忍遽絕
之也歷孝與惠冀其能以王道奮起興復文武之業而平
王庸暗莫能中興播遷陵遲迄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
死則何所為哉孔子於是絕之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公也
春秋魯史魯為諸侯春秋亦書元年者天子有天下諸侯
有一國皆南面稱君故惟天子諸侯得稱元年天子之元
行於天下諸侯之元行於一國伊訓曰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天子稱元之驗也春秋十二公皆書元年諸侯稱元之
驗也然而元年不謂之一年正月不謂之一日者欲示人
君驗元居正之法也夫元者氣也天地生成之德也建子
之月羣陰方壯萬物未萌而一元之氣潛伏於黃鐘之宮

于是已有生成萬物之心及其發而成功則生之為春夏
成之為秋又聖賢居無位之時萬物未蘇羣生未安聖賢
雖處衆人之下亦已有生成及民之心及其發而成功則
舒之為禮樂慘之為政刑是故為天子者體天地生成之
德則可以生成一國之民物故易之道備於三才而元首
於四德春秋褒善貶惡以為萬世之法而即位之初必稱
元年者蓋以此也夫正者方柏直之名大正之道也上為
天子下為諸侯所言必正言所行必正行所近必正人法
命之行必以其正也賞刑之出必以其正也造次動靜莫
不一於正者居正之謂也然而元者生成之本也春者天
之所為生成之始也以春次元者言春非元無以發為生

成之德也王者天下之本正者王之所為而政教之始也
以正次王者言政正非王無以施為政教之道也是故王
者必正其天下之政教而上奉乎天故以王次春為諸侯
必正其一國之政教而上奉乎王故以公即位次正焉此
天子諸侯體元居止大義也然何休以為黃帝五始之法
同日並見相泯成體此則怪誕之甚也夫春世為亂世而
作豈有黃帝居治平之時而預作春秋亂世之法哉又以
春秋王魯記隱公為始受命王非王者不得改元立號此
亦非也魯君之稱元年者既即位不得不記其始且示人
君體元居止之法也又公羊言王謂文王也杜預言王謂
平王也且文王雖大聖人而周之始王然事不接於春秋

何得謂春秋之為文王哉杜預雖指為平王然不論平王
東遷之後王室衰微諸侯強僭孔子不與其無王而正之
以王也春秋之法繼弑君不言即位先君不得正其終則
後君亦得正其始若文之于僖襄之于成是也按史記世
家惠公正卒非不正其終也而隱公不書即位者孫明復
曰以見其首惡也周家之法在于傳嗣傳嗣之大在于立
嫡隱公為繼室聲子之子惠既無嫡隱長當立反以手文
之故志遜于桓首亂周道自取篡弑之禍不書即位者猶
曰隱不足嗣承先君之位云爾貶之也然左氏公羊之說
則皆不倫左氏以為不書即位者攝也公羊以為不書即
位者成公遜意也夫位者天下之公器也遜者一人之私

惠也隱公以私惠而忘天下之公器以自取篡弑之禍春秋豈為遜而不書哉此左氏公羊不明首惡之罪也惟穀梁以謂隱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者為得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隱公也及內為志也春秋之法內為志則書及外為志則書會凡盟會侵伐重其為首者其事善則首者之善重其事惡則首者之惡亦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公及某于外之主則不可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及曰會也及以內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邾附庸之國也儀父其名也其不書爵者附

庸之國君未爵命例以名通若莊五年邾犁來來朝之類是也盟者刑牲歃血誼命相誓而質於神明不信而後為之也不信於人誰信於己彼此不能相信然後告於神而誓以存亡死生也聖人重而書之所以謹不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盟百一十有二是皆為不信而後為者也雖然當是之時強侵弱眾寡暴小凌大天下皆是矣苟小不事大弱不服強寡不從眾則無以苟一時之安矣通之以一時之宜可也故其間事有淺深辭有輕重有志在天下而為之者有志在一國而為之者雖不信之辭同而善惡之大小輕重亦以異矣齊小白之葵邱晉文公之踐土可謂有志於天下而苟安於一時也隱公之艾莊公之柯

可謂有志於一國而委身於疆大也然而儀父之盟以小
事大以弱服強亦春秋之常也以弱較魯則魯疆以大論
邾則邾小與之盟則身安而國存不與之盟則身危而國
削此所以為一時之宜也然質之以聖人之志王者之法
則皆為不信而為之也然而三傳之說皆以為廢棄春秋
與公盟者衆矣未有以字褒之者焉趙子曰三傳蓋見莊
十六年邾子克卒以為同盟故書遂以儀父為字殊不知
儀父亦名耳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亦以父為名緣未得
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不書卒書葬至莊十六年邾子克
卒即其嗣君自以王命為子故書卒爾且儀父附庸之君
非有勤王之善縱其自通於大國亦自利爾有何可嘉而

字褒之乎趙子之說誠得之矣若為始與公盟則桓十七
年書公會却儀父盟於趙彼非始與公盟也且二百四十
二年與公盟者衆矣何獨邾儀父兩與盟而兩褒之哉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尊尊親親之道行天下之治可知也雖堯舜三代之盛其
治不過乎此尊：義也親：仁也尊尊親親之道行仁義
之化被矣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親：之
道行尊尊之義從之矣親親者又尊：之先乎故父母天
地兄弟父子手足也人非天不載非地不履非手不指非足不
行人焉而父母兄弟之道則禽獸然也異類然也故古之

所謂大聖人者其舜周公歟舜兄也象弟也象日以殺舜為事舜即帝位而封之有碑庫未嘗殺之也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管叔以三監及淮夷叛將以亂天下而周公誅之舜周公無異意也舜未即位象將殺之在我也周公為相管叔以淮夷叛亂天下也故在我則封之兄弟之恩也亂天下則誅之仁義之道也然而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管蔡將亂天下周公誅之周公之義則無過也乃如周公之心則以為過焉故孟子以周公為過而萬世兄弟之恩篤也鄭伯不忍教其弟而忍殺之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罪鄭伯之失教也教則不忍而殺則忍之聖人謂鄭伯不以兄弟畜段而路人畜之也春秋之法殺世子母弟則斥言之所以見親之道絕而骨肉相殘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克勝也春秋之例未有以克云者獨曰克焉猶曰鄭伯乃勝其弟守不教而陷之叛而徒勝之罪也段之惡不待論說而知矣所以為鄭伯者有罪焉故特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失教也左氏得之矣于鄆之義穀梁得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姓也咺名也來自外也歸不及也惠公仲子一人也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不曰夫人而繫之惠公者不正其為夫人故從夫以別之也賵覆也天子贈死之稱也蓋仲子卒於春秋之前天王至是而來賵之耳古者諸侯一娶

九女一嫡二媵與姪娣而九所以廣繼嗣之道而防子禍之深也惠公元配孟子孟子卒左勝聲子者宣繼之蓋隱公母也而惠公廢亂周法再娶仲子使隱公不得正其終而桓公陷篡逆之罪惠公者寔為之兆也春秋之法妾母不得稱夫人仲子雖再娶之女然非禮之嫡自不得以夫子稱之也隱為桓立而赴其母於四方天王又以夫人之禮贈之失禮也仲不曰夫人不與其為夫人也成風之祔繫其子僖公而娶子繫其夫者桓未立也成風之薨皆曰夫人小君秦人來祔之則繫以僖公者妾母不得稱夫人猶曰成風之所以稱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之失禮也考仲子之宮則不繫惠公天王來賜之則曰惠公者猶曰諸侯無

再娶之禮仲子得歸魯而當室者以其夫惠公之失禮也仲子繫之夫失禮者夫也成風繫之子失禮者子也賜之為言覆也天子贈死曰賜猶曰天子天下之尊也生為之臣妾死蒙其覆也賻猶助也祔則斂衣也春秋書賻者二皆天王也天子有賜於下不可與列國同辭亦春秋尊周之法也左氏曰子氏未薨故名又曰豫凶事非禮也于時周雖衰微然未死而賜之亦人情之不可也公羊曰兼之非禮也一使而行二賜亦不然也僖公薨十年而後秦人來祔成風祔成風可也祔僖公無乃不及事乎穀梁以謂惠母蒙惠公即位四十六年而後薨不應其母永年至此方卒而天王來賜也又考宮之義亦復不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案經言及而不言公與大夫者蓋外微者則稱人內微者不可言人及宋人也故但言及則內微者可知矣公穀之說皆得之盟例知儀文義同杜預何休皆以為地以宿國主與盟可知案前後例亦有地而不與者矣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明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是當歸父會楚子于宋之時宋猶被圍至夏始平則于時雖會于宋而宋未嘗與也然則有在其地而與者亦有在其地而不與者矣未可以一槩言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王朝之大夫也祭采邑也伯字也春秋內外大夫

例書名天子大夫書字尊周也春秋之法天子之大夫來魯必書曰使此不言使而獨曰來者外交也古者天子在上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之時天子微弱不能制其臣臣下強恣不肯事其君故祭伯得外交而來於魯也然則既不受王命而來則是奔也其不者奔者蓋言來則未絕之辭言奔則遂絕也但不以王命而來爾非出奔也然則為天子者而不能制其臣臣於天子而外交諸侯受命於周而私與天子之大夫交好天王祭伯魯公皆有罪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奔王者無外交言奔則有外之辭案天子大夫但不言出不可謂不言奔若襄三十年書曰王子瑕奔晉亦言奔穀梁曰來者來朝也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案莊二十三年書祭叔來聘亦是無王命而來也此若來行朝禮則亦書朝如祭叔來聘之例也啖子曰寰內諸侯稱字若以伯為爵則毛伯召伯榮叔蔡叔復何等乎是知天子大夫例書字此說是也左氏曰祭伯來非王命亦是也

公子益師卒

獨君不能治其民獨臣不能行其道故為天子者必求天下之賢而治之為諸侯者必求一國之賢而治之為天子者曰吾位天位也吾民天民也吾祿天祿也天必不以天下之大而私吾一人之身也將以天下之民付吾治之耳吾必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天之祿而治天之民也為諸

侯者亦曰吾位天子之位也吾祿天子之祿也吾民天子之民也天子必不以一國之富而私吾一人之身也將以一國之民而付吾治之也吾必求一國之賢者與之共天子之祿而治天子之民也故為天子者切於求諸侯為諸侯者切於求卿大夫故天子萬乘諸侯千乘諸侯千乘其臣百乘不敢以天下一國之富獨私其身而惟賢之共以治天下之民與天子之民也古之天子諸侯其求賢如此之切而願祿如此之厚也而古之賢者又自重其身曰吾有治天下國家之道天子諸侯舍我則敗且亡也故當時之君不致荼盡禮則不得見之不共政委國則不得臣之故君雖富貴而不以富貴驕其臣臣雖貧賤而不肯以貧

賤望其君上下之交相浹而天下國家常治也故古者遇
臣之禮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為起疾病則臨問死喪則哭
之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者亦重君之遇之也輕則其
報之也亦輕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故曰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春秋之時君遇臣
之禮不止於薄也或專殺之臣事君之道不止於欺也而
或弑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於內大夫之卒少見
其意焉春秋之法內大夫例皆書卒所以見遇臣之禮也
春秋史記魯大夫之卒嘗為吾臣不可無恩於吾大夫也
卒之者恩錄也內大夫見於經者四十有七書卒者三十
不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贈恩及之則卒之也或弑賊或
出奔或君不親臨或賻贈不加恩不及則不卒也亦或卒
於春秋之後也公子翬不卒弑賊也公子慶父叔孫僑如
臧孫紇公子慙皆不卒出奔也其它則或恩不及之或在
春秋之後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古者諸侯受國於天子以治其一國之民蓋民不可一日
不治而國不可一日去之也故王者諸侯無事不得出其
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
征伐則出境親迎則出境故無事則出境則誅春秋之時
侵伐盟會無時無之為諸侯者未嘗安居國中以治其民

也疆大之國則奔走之弱小之國則侵陵之未嘗一歲而無出境之事也聖人書之以見其罪於其罪之中又為之輕重焉無事而會諸侯則為有罪然當其時也王政不行天下無主諸侯不從事於盟會則又無以安其國故有諸侯相會之事有相會而謀安天下者有謀安其國者有謀侵伐者亦各從於盟會其書曰曾為有罪聖人又通之以一時之權而較其輕重也我也者無知之族也王者以外裔畜之亦不以禮義治之也故其向化而來則以恩德懷之使其志望充滿猶君子之遇小人使其畏且懷也於其不來則置之度外不以朝貢責也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恐其貪外而忘內也詩曰薄伐

玁狁至於太原太原近地薄伐之至近地而止不窮追之去則不追也故王者之治內中夏外四裔不外四裔也足以內吾中夏也中夏內之恐其不親四裔外之恐其不遠蓋未嘗以正朔加之禮義治之也况與之會與之盟哉春秋之時則反是矣有舍中夏而從四裔者矣有率四裔而伐中夏者矣聖人志之皆以見其罪也書曰公會戎于潛訖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古者王道之行征伐出于天子方伯連帥受天子斧鉞之賜然後專征諸侯湯征自葛始文王伐崇諸侯專征之法也春秋之時上無明天子以正命令下無賢方伯以專征

伐諸侯之國無小無大無強無弱皆征伐自出而干戈日
尋也王者之法諸侯有罪猶不得專征况以一人之私忿
而輕動干戈戰爭地則殺人盈野爭城則殺人盈城驅文
王武王之赤子暴之於兵刃矢石之間骸分而腦裂之聖
人不忍也著其惡而罪之曰侵曰伐曰圍曰襲曰入曰滅
曰戰曰敗也觀其事之輕重則所以罪之者可知矣然於
其間有躬行者有使大夫者有使微者不可不異其辭也
蓋曰人則公羊曰將卑師少是也曰入則公羊曰得而弗
居是也猶曰已入其國勢能居之而不居也春秋書入二
十有七以大入小者二十有三其例定四年吳入楚此傳
所謂昭王出奔而鞭平王之尸也以小入大者四其例哀

十三年越入吳此傳所謂越棲會稽棄吳之出會中國而
疆入者也皆得而弗居之驗也左氏曰弗地曰入案此說
近之但不若公羊之明也穀梁曰入者內弗愛也案侵伐
之類未有內受之者此例不通

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稱帥師無駭大夫將尊也衆滿二千
五百又師衆也得而弗居曰入極附庸之國也春秋之時
魯非疆國乃出二千五百人之衆使大夫將之以入人之
國不惟專征之罪而勞人費財亦可知矣春秋有不待貶
絕而罪惡見者其此之類乎無駭無氏公羊以為始滅貶
之穀梁以滅同姓貶春秋之法著其事而不沒其罪者貶

之也若實滅同姓與滅人之國反變文為入則是聖人許之耳非貶也趙子曰非大夫例不書氏隱為桓攝不命大夫故終隱之世大夫無氏也此自不命耳非貶也趙子之說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伐盟于唐

春秋之義盟為有罪盟戎又甚焉魯公春與之會秋與之盟以中國禮義之鄉聖人之後而與外裔之人歃血而盟以苟一時之安聖人志之見公之罪而示中國之微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有天則有地有日則有月男女之義昏姻之禮天地之道人倫之本也古者聖王未有不先

此而天下治者也聖人重之故詩首閔睢禮先冠昏合二姓之好繼先祖之嗣不可不重也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六禮具矣猶以為未也三月而後廟見見之以三月之父其德言可以承事君子也然後見於先祖夫婦之道成焉故禮之大莫大乎昏禮漸而之正者惟女歸為然故漸之卦曰漸女歸吉也禮必親迎者陰無先求之禮陽唱而後和之者也咸之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少女男下而女上者男下女之義也故男不下女則夫婦不成君不求臣則國家不治此禮之所以貴親迎也詩曰文定厥祥親迎於渭親迎之禮文王嘗行之矣禮哀公問孔子曰親迎之禮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

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謂已重乎舜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罪莫大於不告而娶孝莫大於養親然而舜則嘗不告而娶矣孟子則嘗曰娶妻非為養也蓋舜之父頑告焉則不得娶故舜不告焉期于有嗣以全其大孝也孟子以親養為急然娶妻大務也故曰娶不可以為養觀舜孟子之意則親迎不可不重也禮曰娶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蓋曰嗣親於此乎始焉孝子之心思嗣親則親且老而將至於沒也孝子之心感且傷之樂不忍聞也禮婦見舅姑之禮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之主言將代已也故昏姻之禮以嗣親而承萬世之嗣不可不重也春秋之時可謂大亂矣諸侯昏亂而

夫人失道男女淫奔而上下化之昏姻之禮滅然而無遺也聖人謹而書之曰逆女曰納幣曰女歸曰卒葬所以謹其始終而著其罪惡者然事繁而不可舉舉也則略其常事而著其非故逆女不親則書之居喪納幣則書之歸來而數則書之會享不以禮則書之所以見一時之亂非禮之中以警法於萬世也紀裂繻來逆女書之者見其不親迎也女親迎而後行者也紀侯不親迎紀侯不夫也伯姬不待親迎而行伯姬不婦也昏姻之始而夫不夫婦不婦聖人著而罪之猶曰夫婦之初不以禮合是將不以禮終也裂繻為大夫受命而逆女不辭其君曰逆女君親之者也曰紀裂繻來逆女參譏之也左氏曰卿為君逆也案左

氏之制逆女以啣為禮若如其說則文王親迎于渭文王不知禮乎公羊曰昏禮不稱主人養廉遠恥不可以人稱也案昏禮則皆以父命為諸侯則無父矣然又不可以公使也故春秋以大夫專達公羊之說是也穀梁曰國氏者進之也春秋王者大法因其交接於我則進之何苟然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之法內女歸為諸侯夫人則書歸重之也其尊敵公公為之服故也伯姬以專行之辭稱之者吾女也曰伯姬則內女可知矣婦人謂婦嫁曰歸言以夫為家也故春秋內女書歸者六紀叔姬以賢再見其四皆錄其為夫人者其後大歸與其惡行者皆不錄其始歸貶之也春秋之法

著是以見非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亦一端爾穀梁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案經但錄吾女之歸不當更繫之裂繻若論親迎之罪則上云紀裂繻來逆女亦著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春秋之法事在可善則書字以貴之莒魯嘗有怨隙紀既昏魯裂繻嘗為之逆因聘女事畢遂為魯盟莒子以解二國之仇子帛裂繻字也聖人之意以莒魯結怨則相與侵伐相與勝負兵革之所加則殘民而傷本土土地之所侵則耗財而失實子帛一朝不由兵革不矜疆大一言而平二國之難使魯莒復安而無防戍之役遂除境外之憂與夫獻俘斬馘屠城略地之功而莒魯得息民之實也書其字

而貴之曰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大夫也貴而字之可矣又推而序莒子之上者大其為魯結好比之內大夫也內大夫盟諸侯必皆曰及子帛序莒子之上可也又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若然則紀莒嘗爭長矣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聖人於經無文紀子以伯先亦可未通也惟左氏之說得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秋之法內夫人卒書薨書小君者夫人君之敵也君治於外夫人治於內內外治然後國家正也子氏之薨書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卒立左媵左媵卒立右媵是左右媵是左右媵有當室之禮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當立

左媵聲子惠公亂周之典禮再娶夫人聲子雖左媵而不得立故卒有隱桓之禍聖人本其始而罪之仲子則不以夫人稱而繫之惠公聲子隱公之母雖不得立於惠公而孔子於其卒而正之曰夫人子氏薨仲子嘗有夫人之位以其不正聖人奪之聲子雖不得當室以其宜立聖人與之以此蓋深痛隱桓之禍而大明嫡庶之分已不能救患於一時而深有意於後世也左氏之說以元年仲子至是而始薨此殊不近人情矣穀梁又以為隱公之妻隱公志為威攝母之墓猶不具况肯以夫人之禮舉妻乎不知子氏隱公之母孔子正之為夫人爾子氏薨而不葬者隱公不以夫人之禮葬而妾禮葬之葬事有實孔子不得虛

如其文故但錄其薨而不言其葬也

鄭人伐衛

孔子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子之言蓋甚疾當時之亂而大有意於春秋也春秋之時可謂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而諸侯自出矣諸侯者守天子之土治天子之民者也已之士則不守而謀侵人之土已之民則不治而謀殺人之民侵人之土者人亦侵其土殺人之民者人亦殺其民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此之謂也春秋之時可謂大亂矣外裔疆而中國弱諸侯恣縱而天子衰微小白晉文秉是之時以尊王

室為名假天子之義以制服諸侯攘外裔尊中國數十年之間海內幾於平定可謂有功於天下矣孔子亦嘗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然而春秋之間記小白文公侵伐之事則未嘗有一辭褒之者以為非義則論語不當稱之為仁以為有功則春秋稱之無美辭蓋孔子之意雖通之以一時之權而不以萬世之法論語美其功聖人之權也春秋無褒聖人之道也故權有時而可假以就一時之功而道不可以少欺以亂萬世之法惟孟子深知其意而言之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故春秋之時侵伐圍入一切書之以見其罪未有褒之者焉莊三十年伐山戎為燕開

路也僖四年伐楚責不貢包茅也可謂義矣而經無異文與暴師者為一此又可見聖人之意也三苗不帥舜舞于羽於兩階武王不忍其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矣何驅此以闔彼得一而忘十哉聖人重其罪而書之以見其罪不可辨其輕重也故有書侵書伐之例其所謂侵者不聲其罪也其所謂伐者聲其罪而行也經書齊侯侵蔡遂伐楚考於諸家之傳蓋伐楚則責包茅之不入侵蔡則怒蔡姬之盪舟是伐楚有罪而伐蔡無名也所謂聲其罪而行者亦非謂有罪而可伐也但我以彼為罪則聲而伐之耳聖人罪其侵伐自恣而喜怒自專也皆沒其事而以侵伐書之若曰某伐某罪而伐之也某侵某無名而行也均之有

罪焉又以辨其有名無名也鄭人伐衛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是亦嘗以公孫滑為辭而行耳如三傳之說皆未通左氏則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春秋大國行師亦有言侵者矣何以大國之衆而無鐘鼓乎如侵蔡遂伐楚前無之而後有之乎此蓋左氏承傳聲其罪而行曰伐不聲其罪曰侵故以聲為鐘鼓之聲耳公羊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案侵伐要辨其名者謂精猶則其意耳用兵行師意無不在破人之國得人之地者何為更論其精猶而校其罪乎穀梁曰包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齊小白召陵之師不戰而楚服無壞宮斬木之事穀梁以迹論之則它國侵伐魯史魯史盡其詳邪惟以罪為名與不

言其罪者乃可悉正之耳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者陽之精也月者陰之精也其迹見於下者其精皆上著於天陰陽者天地之氣運動乎天地之間而成育乎人物者也故其精著於天而為日月故言日則天下之陽皆舉之矣言月則天下之陰皆舉之矣所謂天下之陽者中國也君也父也夫也所謂天下之陰者外裔也臣也子也妻也故中國疆而外裔弱君尊而臣卑父慈而子孝夫唱而妻隨陽得其道則日無虧中國衰外裔盛臣秉君子弑父妻陵夫陽失其道則日為之食故善言天人者言其交感以其動於下則見於上也不善言天人者言其交感以

其動於下則見於上也不善言天人者言其自然以為天不與於人而人不與於天也言其交感則天人之道可求而春秋洪範無虛言也言其自然則人不畏天而姦臣賊子得行其志也故古者日有食之則伐鼓于社廢朝于寢徹樂減膳責躬思過其意猶曰陽之精者虧則凡天下之陽得無損乎於是修中國之義以厭外裔之彊明君父之尊以勝臣子之盛蓋陽息則陰消陰息則陽消自然之勢必至之理也日有食之陽之精虧端可見矣不修盛德以勝之則陽日以虧而將至于亡矣故曰日食則修德此之謂也春秋之時陽不止於虧也至於無陽焉故日有食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三十有六也于時之外裔則嘗入

中國而居之矣于時之臣子則嘗弑君父而奪之位矣于時之妻則嘗行夫道而或殺其夫矣天下之陽如此之衰天下之陰如此之盛如之何而不為之食也日有食之不為不多矣奈何當時之中國不能覺日之食以勝外裔之彊也當時之君父不能覺日之食以制臣子之漸也當時之夫不能覺日之食以制臣子之漸也防夫妻之侵陵也故大敗且亂而不可救矣聖人著其異而告之曰某月某日日有食之當時之事已不可救猶以警於後世使預為之戒也不言某食之而言有者關於所不知也然而三傳之說未有及于此者左氏則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非正陽之月不鼓衆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

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秋之分也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鼙奏鼓鼙夫馳逐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得曰不鼓與公羊曰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也何休注之曰朔在前二日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朔在後晦也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若如其說則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與莊十八年例同謂之食晦可也然而經書朔而不日朔在後之例自不通也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案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而下文書己巳齊侯元年又書五月公至自齊則丙辰非晦日也言日為晦之例又不通也春秋之例在晦

則書晦在朔則書朔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書晦也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書晦也春秋記事晦朔皆書惟日有食之記朔不記晦聖人之意以日月之行而成四時一歲之功天下所瞻望而為生成耕斂之候不可以不正也堯典歷象日月星辰蓋天下之大務而聖人留意之切者奈何春秋時歷失其守而日食在晦聖人以謂日食在朔不在于晦或在于晦歷失之也春秋萬世大法若書曰某日晦日有食之則後世將曰日食在晦猶之在朔也因不正其歷以日宜食晦云爾故聖人于春秋他事在晦則書晦日食在晦則不書蓋曰日食在朔不在晦將以正萬世之歷也而公羊紛：以枝晦朔之

差亦不達遠人之意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者天下之尊名也天王在上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下至一草一木一蟲一魚得遂其生而不失其所者天子之賜也天下被其賜而無以為之報者則推尊之曰天王焉蓋天者悠久廣大物無不覆天下所戴而生也故其生而存也則天下蒙其利澤而凡生之理皆足也其沒而亡也則天下失其覆戴而將不得其所焉故其生則天下歡呼而歌頌之其死則天下潰裂而慟哭之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天子崩而天下喪之也天子之死曰崩極大之辭云爾天子崩記

之春秋者天子之尊也春秋之王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
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葬者四周告之而魯不會
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崩在春秋之
後也天王之死曰崩猶曰尊大者崩則天下莫不聞莫不
痛也莊釐頃三王不見於經天下無王而周室甚微也天
王崩矣而猶不聞也猶不痛也則于時之天下其謂天王
何哉平惠定靈四王崩而不葬天下無王而周政不行也
王崩而告之猶不會也存則不朝葬之不會諸侯自彊而
臣禮亡也桓襄康簡景五王崩葬皆書往告之而來會也
朝貢則已亡其實矣而葬送尚存其名焉與夫崩葬不見
崩而不葬者亦少異耳聖人重輕而書之所以痛周室之

甚衰而見諸侯之大惡也然而杜預以為卿其葬事禮也
杜預蓋見經書魯卿往葬天王之事故以為禮不知春秋
書卿往者罪公不往耳天王崩斬衰三年雖在父母喪猶
奪其喪而服君之服君崩而臣不會遂以為禮安得不臣
之禮哉公羊曰天子不記葬必其時也春秋之書葬者皆
我葬之也若彼自葬則當書曰齊葬某公晉葬某公也因
我葬之故書曰葬齊某公葬晉某公也公羊曰葬必其時
則凡葬者皆必其時何獨天王也緣其自我葬之故書之
此自魯不往葬故不書非謂往而不記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之大夫也曰氏者譏世卿也天子之大夫外交

於魯其卒而赴之書之者見外交之罪也家尚書紀討之
罪則曰官人以世小雅亦刺棄功臣之類絕賢者之世春
秋亦譏世卿官不可以世也明矣然文王之治岐則仕者
世祿以尚書之所罪小雅之所刺春秋之所訖而文王則
嘗行之文王乃有罪歟蓋文王之所謂世者使世：有祿
者也非謂世其祿也農之家世耕而食之工之家世巧而
資之商之家世利而通之則士之世家能而祿之無不可
也天子德大世天下諸侯德小世一國皆南面稱君以世
其位公卿之大夫之子孫其賢者能者則皆世其祿而不
絕也蓋文王之政能使仕者之子孫皆賢且能賢且能則
祿之祿之是世其祿也故古者卿大夫之子孫不能棄其

父祖之業而為農工商之事故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太學
教之以詩書禮樂之訓習則以孝弟忠信之行其言語有
常度其衣服有常制行成而志定業具而身修至於三十
而後試以事四十而後授以位五十而後命以爵凡公卿
大夫士之後苟賢焉不失其位苟能焉不失其職德大者
祿厚德小者祿薄此其所謂世祿者也奈何春秋之際無
賢不肖皆世其祿苟公卿大夫士之子孫也雖不肖不失
其位苟庶人之子孫也雖賢而不祿故不肖之人徧滿高
位而賢能之士放棄田野聖人因事而見之以著其世祿
之罪尹氏之類是也節南山之詩曰尹氏之師維周之氏
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於宣王幽王之時已

在大臣之位而世執其政也至是特卒又外交於魯而來告之故其後昭公之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自幽宣王室大亂孔子疾世卿之為害也則不書名而特曰尹氏卒猶曰是世世執周之政者也而左氏以尹氏為君氏曰隱公之母聖人於經無改字之例安得改人之姓乎假如實是隱公之母則當如妣字卒書之耳亦不當改為君氏也穀梁以為天王之崩尹氏為諸侯之主故隱而卒之趙子曰春秋一字為經邦大訓安得以主人之恩而錄之於經乎唯公羊言譏世卿之義二傳所不能加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古者君喪諒陰三年國事決於冢宰平王新崩嗣王未出命令武氏子之來經不言使者明非王命又以見居喪不言之禮也曰武氏子者未命之大夫也氏言其世也父卒子未命而使之非正也天王崩四方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又致賻助之事以為臣子送死之禮春秋時王室衰凌諸侯偃蹇天王崩葬不崩不會至於用度窘窮喪事不繼而有求于下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大尺地一民莫非其有也而常貢不入王喪不共聖人著其事而罪之者武氏子來求賻所以見王道不行而天下無王也春秋之法吳楚僭王則加天以別之以明天下莫之敵也惟天王在外王臣亡奔未嘗言出者以明天下之大莫非王有苟不

父字下原本脫佚
一百此誤連下頁

寫

入於四裔而在中國之內皆可言出也故書天以見天下
無敵不書出以明王者之無外奈何以無敵之尊無外之
土而有求於下哉君猶父也臣猶子也春秋之法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卒則名之亦有卒而不名者
記卒記名者即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於
冊也卒而不名者即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
其名也內言薨外言卒內外之辭也春秋魯史我公之史
曰薨則薨者固我所不忍言也變諸侯言卒所以詳內而
略外也諸侯卒有常處路寢者人君止卒之地也外諸侯
不地其地可知也在其國而不於路寢與卒於它國者皆
載其地人君者一國之主宗廟社稷人民之所係重不於

其寢而於他處非常可知也故謹而記其地所以重諸侯
之舉欲其皆卒於正也左氏之例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
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趙子非之曰
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時乃忍稱君父之名為求好
之意故名者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
牘故於卒赴可得而知也按趙子非左氏之例則是然所
以為之說則未也禮國君卒赴諸侯曰寡君不祿未嘗赴
以名也左氏記大夫聘問之禮亦曰寡君未嘗言君之名
也趙子以聘會稱民名非也案左氏記楚公子圍已弑而
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
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是當君卒而赴諸侯則已言嗣君

之名矣故凡往來之國皆得記其名也然則不待於同盟
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嘗所往來之諸侯矣故春
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或即位之
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
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外盟不志此其志者因其來赴於我也齊鄭於時蓋
為大國盟會征伐繫中國之輕重因其來赴故謹而書之
若小國盟會雖來赴亦不書不繫之盛衰也

癸未葬宋繆公

春秋於外諸侯書卒書葬者外來赴之內往會之也詩

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
歌重人之死而哀孝子之在喪也諸侯嗣君以君父之喪
告嘗所往來之國曰吾君父之兄弟不可以不告焉逃空
谷者聞足音而喜溺溝壑者見似人而呼中心誠切而外
望誠重也孝子在君父之喪而告其嘗所往來之國吾君
父之喪不可以不告焉故來赴則往會有卒則有葬也聖
人備書之所以厚人倫長親愛而和諸侯也然有卒而不
葬者來赴而不會不哀人之喪而人倫之情薄也葬謚以
公者通彼國臣子之辭不嫌敵內也為人臣者未嘗不欲
其君之顯也為人子者未嘗不欲其父之榮也聖人以孝
子忠臣愛其君父而無窮也則為之禮以節之五等之爵

最尊者公也臣子取其尊稱於其國中得稱之曰公也朝天子會外諸侯則降從其爵正尊卑也聖人緣臣子之思葬為彼國之事順其辭而書之曰公使臣子之心於其葬也得一申焉故春秋於子男之國葬亦書公所以申臣子之心也公羊曰諸侯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特也案諸侯五月而葬繫以月者所以見五月之合葬也書不書所以見諸魯往不往也不得必其時非也穀梁曰變而不葬者三失德不葬賊未討不葬國滅不葬春秋失德之君如衛宣齊襄而猶書葬安得失德而不葬哉啖子曰春秋唯蔡桓侯請諡故稱本爵其餘皆不請王命私諡為公以見非禮按古公諡議但云諡某不言其爵蓋爵有定稱不復重出也假令蔡之君臣子能往請諡亦當云諡曰桓而已不言桓侯也啖子因桓侯遂沿斷春秋之諸侯皆為僭諡僭諡誠有之矣但其稱為公亦何傷春秋之法如魯實侯爵而魯公行事經皆言公豈可未諡之前已為僭乎又吳楚不葬以避其號蓋知書葬為彼國之事惟葬得言其本國之稱也案此蓋聖人通之順其辭而稱之耳不可因一桓侯遂定為僭以廢臣子之義也

最尊者公也臣子取其尊稱於其國中得稱之曰公也朝天子會外諸侯則降從其爵正尊卑也聖人緣臣子之思葬為彼國之事順其辭而書之曰公使臣子之心於其葬也得一申焉故春秋於子男之國葬亦書公所以申臣子之心也公羊曰諸侯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特也案諸侯五月而葬繫以月者所以見五月之合葬也書不書所以見諸魯往不往也不得必其時非也穀梁曰變而不葬者三失德不葬賊未討不葬國滅不葬春秋失德之君如衛宣齊襄而猶書葬安得失德而不葬哉啖子曰春秋唯蔡桓侯請諡故稱本爵其餘皆不請王命私諡為公以見非禮按古公諡議但云諡某不言其爵蓋爵有定稱

乾隆乙卯首夏五日王端履校

書